

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、 创 新 性 发 展
—— 文 化 “ 两 创 ” 看 济 宁

汶上再现“村村锣鼓响，庄庄梆子腔”景象

本报记者 刘帝恩 本报通讯员 付一凡



“我们剧团的演员，年龄最小的也有37岁了。”山东梆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、汶上梆子剧团演员刘太华对《文化周末》记者说道。面对传统戏曲的困境，大家都没有气馁，都在积极传承保护，特别是聚焦山东梆子发源地的引领作用，践行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方面，汶上县一直在行动。

传统戏曲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，如何创新突破？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张庆芳向《文化周末》记者表示，近年来主要创作与当前形势紧密结合的新剧本，同时发现和培养新人，以保持梆子戏的生命力。

2020年，创作敬老爱老题材梆子戏《关爱》；2021年，创作了廉政题材戏《撞了南墙》；抗击疫情等题材剧本，让山东梆子和现实生活有了更多层面的接触，引起了百姓共鸣。在汶上县第三实验小学成立山东梆子培训基地，聘请汶上梆子剧团团长担任培训师，主要培训10岁以上的青少年，每年招收学员二十余人，部分学生考入大学的戏曲专业，走上了专业之路。

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山东梆子，作为传统地方戏曲名剧种，广泛流行于鲁西南及鲁中地区。以菏泽为中心习称“曹州梆子”，以济宁、汶上为中心称为“汶上梆子”或“下路调”，总称“高调”，以区别于流行在鲁西南、冀南的“平调”。1952年，定名统称为“山东梆子”。

山东梆子起源于西北的秦腔，明末传入山东，通过繁衍、传承、创新，成为与吕剧、柳子戏齐名的山东三大地方剧种之一。汶上县作为山东梆子的发源地之一，其特有的“汶上梆子”与“曹州梆子”合称为“山东梆子”。数百年来，经过历代优秀梆子艺人的传承发展，山东梆子在声腔、剧目、表演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对周边的剧种四平调、二夹弦、柳子戏的发展均产生较大影响。

山东梆子唱腔慷慨激昂、高亢雄健，动作粗犷、架式夸张，舞台上洋溢着雄浑、豪放的阳刚之

美，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恰如其分的体现了汶上人民忠诚朴实、热情粗犷的性格特点。

山东梆子的角色行当齐全，分为“生旦净丑”，具有独特的表演艺术。唢呐和弦乐曲牌丰富，使用也相当严格，如百官上朝时要用“朝天子”，元帅发兵时要用“五马”，外敌人侵时要用“二犯”，安营扎寨时要用“落马令”等。山东梆子舞台反映出来的人物，绝大部分是忠君爱国、坚守正义的形象。

发挥山东梆子发源地的积极作用，做好非遗文化“两创”，汶上县一直在行动。2006年，汶上县组织流散多年的山东梆子演员，成立了山东梆子研究会，重新恢复了汶上梆子这一剧种，先后排演《两狼山》《老羊山》《铡刘王》等传统剧目，加强传统民间艺术的抢救性保护，并组织创作、排练新剧新作。2007年10月，汶上剧团演员刘太华携唯一代表山东梆子的剧目，参加全国戏曲红梅大赛总决赛，一举获得“红梅金花”奖。

刘太华向记者介绍，剧团近年来创作了一批新戏，涵盖了不同题材，受到观众欢迎，但演员也出现了断层现象，大家仍在寻找传承保护山东梆子的途径。

在传承、发展和振兴过程中，汶上县在全省率先成立的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，鼓舞了演员的热情和信心，为掀起传播热潮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在山东梆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以山东梆子为重点成立的汶上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，设立非遗保护专项经费，精心打造非遗展厅、曲艺厅、民俗展厅，由专人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工作。常年开展“干场大戏进乡村”“非遗进景区、进社区、进校园”活动，开展非遗项目云展示等项目，力推山东梆子文化艺术活动的深入开展和广泛传播。依托坚实的戏曲发展基础，2014年与山东省戏剧家协会签订协议，将汶上确定为山东戏曲红梅大赛永久举办地，对戏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汶上县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发挥主力军

作用，多面发力，提升送戏质量和水平。疫情期间复排了传统剧目《对花枪》《牧羊卷》，扩大了观众看戏挑选的范围。各项演出严把质量和内容关口，重视培养新人和有专业潜力的演职人员。基层宣传文化领域舆论引导宣传队、文化惠民演出专业剧团，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。首届“海棠杯”山东梆子青少年大赛，吸引了外地实力选手来汶上参赛，也让本地戏曲爱好者大饱眼福。

目前，山东梆子以汶上县为核心，逐渐扩展和辐射到梁山、东平、宁阳、嘉祥和各县市区。演出团队以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为龙头，有庄户剧团17支，演员百余人，年演出千余场次，深受广大观众的持续喜爱和赞赏。

在汶上县文化和旅游节、干场演出惠民生、戏曲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及数百场非遗主题活动中，广大观众争相观看并参与互动，体验非遗文化艺术的独特魅力，促进了山东梆子的传承和创新。山东梆子遍地开花，重现了山东梆子“村村锣鼓响，庄庄梆子腔”的景象。

许相云、陈德年、刘太华等人先后参加国家及省市级比赛，取得优异成绩，引起戏曲界的高度关注。山东梆子先后被列入省级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山东梆子保护传承中心结合时代主题，先后创作大型山东梆子现代戏《黄土黄》《尚贤村的烦心事》等优秀剧目。2019年，央视科教频道在《中国影像方志——山东汶上篇》设立曲艺栏，专门介绍了山东梆子。

汶上县承办的戏剧红梅大赛活动，充分体现了创新元素。该活动由省委宣传部、省文联主办，省戏剧家协会、市委宣传部和汶上县委、县政府承办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，大赛探索线上线下联动新模式，让更多的观众共享了这一省内最高水平的戏剧赛事。参赛选手在剧场内比赛，观众在剧院外搭建的露天剧场同步观看；媒体全程在线网络直播，观众打开手机即可观看。红梅戏剧大赛，已逐渐成为汶上文化响亮的招牌。

汶上县调动民间艺术力量，积极开展庄户剧团送戏进乡村活动，发挥基层戏曲人才丰富、庄户剧团众多的优势，采取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，鼓励各乡镇庄户剧团送戏下乡。各剧团不断加大投入，提升演员水平和演出效果，让广大观众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戏曲精品演出，感受到地方戏曲的新魅力。传承与创新，大力整合艺术资源，广泛吸收新鲜血液，科学优化艺术元素，推进了山东梆子艺术创新发展。

①“海棠杯”赛事演出②第七届戏剧“红梅奖”大赛③小戏《亲家会》④文化惠民演出⑤⑥⑦剧团旧照



张宜均、姬茂山认真伴奏



勤俭办剧团制作戏曲服装



1962年剧团在平原县演出帮助群众麦收

周 末 济 宁 故 事

我爱着一座叫济宁的城市

陆 琴 华

我是民办学校一名语文老师，从1998年起，辗转多地任职，南到广东潮汕，北到辽宁葫芦岛。2020年9月，我又来到济宁市鱼台县一家学校任教高三语文。一个月以后，因为家里有事，我不得已辞去在鱼台的工作，但我与济宁的缘分一直没有间断过。

等我处理完家事，2020年快要过去了。一天，一位远在广东的同事对我说：“曲阜有一家艺体高考学校，你感兴趣不？”曲阜是济宁的一个县级市，同事建议我到那家学校任教。2021年正月十五一过，我就去了曲阜那所学校。尽管任教只有三个月时间，却收获满满，仅仅收入就相当于我在其他学校的半年所得。

其实，我和济宁最早的结缘，要追溯到11年前。教学之余，我喜欢码字。那个时候，我发现《济宁日报》有一份4个版的《文化周末》副刊。这张文化周刊不仅有刊登叙事散文的《生活》版块，还有刊登文史作品的《文心》版块，以及重磅文化新闻《视界》和广角阅读《盛筵》等等版块，容量与品质令人心动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我开始研究版面特点和要求，经常投稿。记得还是在安徽蚌埠某校的一天，打开邮箱，一封邮件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是《文化周末》主编成岳老师写给我的。

此前的一天，我给《文化周末》投去一篇关于李清照的文章。成岳老师看了，非常感兴趣，记得他在邮件里这样对我说：“您先不要投给其他地方，我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编发这篇文章”。这些年，我作为一个辗转各地的陌生作者，也一直通过邮件和博客，保持着与《文化周末》的实时互动。

有一段时间，《文化周末》定期举办一些话题征稿，反响强烈，激发更多的作者参与，我自然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。几乎每个话题的征集互动，我都在第一时间参与，也几乎都有文章发表在《光圈》话题版块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1年时间里，我至少有六十篇不同题材的文章，发表在《文化周末》上。

说真的，不管是远行鱼台之前，还是离开鱼台之后，尽管我小心翼翼，努力工作，也取得了一些教学成绩，但是磕磕绊绊，不尽人意的琐事二连三地发生，我就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来到鱼台的。

过后，我想起中途离开鱼台那家学校的事，就觉得内心有愧，对不起学校领导对我的关爱，对不起那里的学生对我的期望。我就以《我在鱼台教书》为题，写了一篇文章，来表达我对鱼台那家学校的感情。后来，这篇文章发表在2021年4月11日《文化周末》上。

我和济宁的结缘，还因为一个影响我平生的人，他是乔羽。

著名词作家乔羽是济宁人，我是唱着他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刘三姐》等歌曲长大的。今年6月20日，我忽然从网上得知，乔羽老人6月19日在北京去世了，不禁悲从心来，眼前出现了好多年前电视记者采访他的一个镜头。

那个镜头，是乔羽讲述他创作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《我的祖国》的情景。如今乔羽去世了，我只有把这个镜头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。我顾不得吃午饭，以《乔羽和〈我的祖国〉》为题，一口气写了出来，投给《文化周末》。

期间，乔羽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到济宁，那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。有的通过视频来悼念，有的通过微信来哀伤，更多的是通过写诗撰文，来表达对乔羽的思念之情。

成岳老师第一时间得知我也投稿表达对乔羽的思念，就在他的《济宁时刻：永远的乔羽，永远的歌声》一文中写到——从这天开始，济宁日报《文化周末》投稿信箱陆续收到各地作者哀悼、回忆乔羽的作品；第一篇是连云港作者陆琴华的《乔羽和〈我的祖国〉》，这位作者是一位辗转各地执业的民办学校语文老师，多年来常向《文化周末》投稿，保持着电话、邮件与博客的实时联络，曾在济宁的曲阜短暂执教。他热爱济宁这座城市，敬仰济宁人乔羽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“……《我的祖国》这首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，久唱不衰，如一夜之梅，芳香四溢，沁人心脾”。

我是唱着乔羽的歌长大的，以后，我一如既往地唱着他的歌一天天变老，“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”，乔羽的歌还依然是我手心里的宝。

济宁，“遇上你是我的缘”，我也一如既往地依然热爱这座城市。

一家三代双胞胎：我们走在幸福的大路上

丁 大 庆



我有一个幸福的家，这个家又有些与众不同：我的父亲和我的二叔是双胞胎，我的两个姐姐也是双胞胎，我的两个儿子又是双胞胎，我家成为三代都有双胞胎的幸福家庭。

1951年，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西田陈村的一个土坯房里，传出两声婴儿的啼哭，老丁家得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儿——我的父亲和叔叔。初为人父的爷爷欣喜的为两人取名为：大孺、二孺，寓意珍贵的意思。

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年代，喜添两个男丁着实让人欢欣，也激励着为家而奋斗的豪情。

我的爷爷8岁就失去了母亲，和小自己5岁的妹妹相依为命。14岁的他，凭着几年私塾的底子，考上了枣庄峄县师范；17岁毕业被分配到济宁市霍家街小学教学，也算成了吃上“公家饭”的知识分子，享受到了“非农业”户口的待遇。

从此，爷爷一面在济宁教书，一面奔波在济宁至微山的路上。一家4个男孩1个女孩，外加1



亩8分地，所有的重担，都压在了羸弱的奶奶身上；而爷爷往返家和学校，从晨曦到傍晚100多公里的路程，那辆永久牌大轮自行车一骑就是15年。

1978年春天，爷爷工作变动，带领着一大家子人搬到了微山湖畔。我的父亲和叔叔也跟随



时代的大潮，走进了机械化的工厂，相继在微山县城安家立业。那辆满是锈渍的永久牌自行车，载着爷爷每天奔波于家和单位之间，一晃又是十几年。

也是在1978年，微山县夏镇化肥厂的职工宿舍里，聚集了老丁家的亲朋好友，他们看着哇哇啼哭的双胞胎女孩儿掩卷不已，纷纷恭喜已经笑得合不拢嘴的爷爷。这双女孩儿，是老丁家的第二代双胞胎——我的姐妹们。

两位姐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，不再像父辈小时候那样，只能在院子里玩泥巴打滚儿，2岁就送了企业办的托儿所，也解放了父母的双手，让他们能有更多机会挣钱养家。接送姐妹们上学放学的任务交给了爷爷，那辆自行车一前一后坐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。在那个自行车和双胞胎还不多见的年代，这样的画面总让人侧目。

2011年，我站在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产

房外焦急等待，大门打开，两个护士分别抱着一个孩子向我走来，老丁家的第三代双胞胎——我的儿子们，两个早产一个月，体重加起来却有6.5千克的小家伙！我接过两个孩子的那一刻，怀中的温度和柔软，让我不禁湿了眼眶。那一年，距离父亲的出生刚好60年一甲子。

我的儿子们真是赶上了中国最好的时代，过上了他们曾祖父、祖父、父母三代人不敢想的生活。

2016年，我和爱人有了从微山县到济宁市工作的机会，家里最支持这又一次“进城”的就是我的爷爷。如今，老丁家的第三代双胞胎，正坐在济宁市区最漂亮的小学教室里读书学习，乘坐着上下时段免费的公交车，品尝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。他们可能体会不到，他们的曾祖父如何在一无所有的年代，携家带口从农村走出来；他们的爷爷怎样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，喜上眉梢与家人从平房搬进了楼房；他们的父亲为何在生活的安稳的今天，还要意气风发地举家搬迁，从县城走向更大的城市。

爷爷的永久牌自行车，早已锈迹斑斑躺在了墙角，和过往的岁月一起阅历了曾经的芳华；三代人接力式的薪火相传，见证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变迁，也描绘了一幅属于老丁家的“人世间”生动的图画。

①1982年，老丁家第一代双胞胎即本文作者的父亲、叔父和爷爷，姐姐在北京天安门合影
②1980年，老丁家第二代双胞胎在微山县化肥厂托儿所就读，这是在照相馆的留影
③2016年，老丁家的三代双胞胎欢聚一堂的合影